



# 太陽和龍

〔美〕西德尼·希爾頓著

魏晨 李加 董彥

韓高 陳其 譯

# 太陽和龍

【美】西德尼·希爾頓著

魏晨 李加 董彥

韓高 陳其 譯

粤新登字05号

**太阳和龙**

〔美〕西德尼·希尔顿 著

魏 晨 等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125印张 1插页 280,000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820册

ISBN 7-5360-1096-6/I·980

定价：5.55元

## 内 容 提 要

日美混血儿威廉·弗里曼为报效祖国，放弃在美国上西点军校的机会，返回日本参加帝国海军，不久结识日本最著名艺妓沙野良子，倾心相爱，遂解除与美国未婚妻希拉里的婚约，但却被迫与俄国贵旅小姐索菲娅结婚，二人并不相爱。后来索菲娅私自返回俄国，而威廉发现良子与其兄杰里勾搭，大怒，致使良子羞辱自杀。此时，威廉已由一名富正义感青年，变成日本海军一名著名舰长，为日本帝国对外侵略扩张服务，屡立战功，荣晋将级军衔，而分别20多年的希拉里，也最终回到他身边。全书情节曲折，扣人心弦，且十分客观、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野心和背信弃义、凶残无道的本质。

# 目 录

<b>第一部分</b>	<b>年轻人</b> .....	1
<b>第一章</b>	<b>武士</b> .....	3
<b>第二章</b>	<b>流放</b> .....	27
<b>第三章</b>	<b>浪子</b> .....	49
<b>第四章</b>	<b>艺妓</b> .....	71
<b>第五章</b>	<b>武官</b> .....	96
<b>第二部分</b>	<b>丈夫</b> .....	119
<b>第一章</b>	<b>丑闻</b> .....	121
<b>第二章</b>	<b>妻子</b> .....	147
<b>第三章</b>	<b>决定</b> .....	167
<b>第四章</b>	<b>流血</b> .....	200
<b>第五章</b>	<b>屠杀</b> .....	222
<b>第三部分</b>	<b>斗士</b> .....	245
<b>第一章</b>	<b>情侣</b> .....	247
<b>第二章</b>	<b>悲剧</b> .....	279
<b>第三章</b>	<b>孤独的人</b> .....	306
<b>第四章</b>	<b>旅顺口</b> .....	333
<b>第五章</b>	<b>战争来临</b> .....	358
<b>第六章</b>	<b>女人</b> .....	380
<b>第七章</b>	<b>凯旋</b> .....	404

## 第一部分 年轻人



## 第一章 武 士

钢器的碰撞声，与从旧金山诺伯山边刮来的轻风融为一体，在柑桔园里回荡着。两个年轻人正在对打，虽然脱光膀子，还是大汗淋漓，更感不到那习习凉风。

两人心惊胆战地双手握着大砍刀，屏住呼吸，鼻孔都张圆了。年轻一些的那个再次大吼一声，竭尽全力把砍刀举过头顶，向前跃起。当刀就要砍到对手时，他有意收了劲儿，对手的刀及时架住。钢刀叮叮当当响了一下午。

“杰里，你动作可慢了点儿，”威廉·弗里曼喘着气说，“要是我真，早把你脑袋劈了。看来，在西点军校，他们并没有教会你应怎样像武士那样战斗。”

杰里·弗里曼笑着对他的同父异母兄弟说：“也许因为他们并不想培养武士。”

“倒是美国军官，”威廉略显感伤地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布，细心擦拭着刀刃，然后把刀插入长长的皮鞘。一眼就能看出，他是杰里的同父异母弟弟。两个年轻人都和父亲拉尔夫差不多高，杰里因母亲是英国人，个子稍高。兄弟俩都有拉尔夫·弗里曼那样强健的体形和宽阔的肩膀。只是他们的眼睛截然不同：杰里是灰眼珠，大大的；威廉的眼



睛乌亮斜视——和他日本妈妈萨摩翠子的眼睛一模一样。这双眼睛，配上那张高加索人的脸，总使人感到他睡不醒。杰里也擦净了刀刃，把刀装进皮鞘，心里想，威廉的内心和外貌相去甚远。威廉头脑机敏，思想深刻，精于分析，但很少利用分析的结果。当他们的父亲在武士的国度日本，为赢得最伟大的战士的名誉时，杰里已看到并分担了他们童年时代的创伤。他的种族遗传很清楚，这给他一种安宁感，但他总是琢磨：弟弟脑子里到底怎么想；日本人的天性与自己所受的基督的、美国思想的教育是怎样发生冲突的？

“你们在这儿！”两个姑娘从槌球草坪跑到路上，一只很大的德国牧羊狗鲁弗斯，在她们身边蹦蹦跳跳。作为妹妹，她们的血缘与威廉更近。莫琳17岁，式部15岁。对兄弟二人——21岁的杰里和18岁的威廉来说，她们总是小妹妹，必须玩在一起，想到一块儿。她们之间，只在名字上有些不同：莫琳起的是拉尔夫母亲的名字，而式部随翠子母亲的名儿。至于其他方面，尽管年龄不同，她们就像一对孪生姐妹，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她们都有矮小苗条的身材，飘逸的乌发，小巧的手脚，银铃般的笑声，与她们严肃的哥哥迥然不同。大概是她们对1877年那些可怖的日子所知不多。那时，她们母亲的萨摩家族造天皇的反，被天皇的将军，即她们自己的父亲处死在她们居住的城市——鹿儿岛。

杰里想，威廉对这些仅仅发生在8年以前的事件记下了哪些？威廉对此保持沉默。

“过来！过来！”式部喊着，“妈妈想玩儿槌球。”

“那我们去吧，今天的刀法练够了，嗯？杰里。”威廉说。

艾莉森·弗里曼有着修长的灰色眼睛、棕红色头发，是一位英国美人，与拉尔夫一起经历过多少次冒险。她对三个非亲生的孩子和亲生儿子一视同仁，力尽母亲之责。杰里认为，对他们四个人中的任何人来说，她大概是他们最感庆幸的。

希拉里·巴顿守在她的身旁，脸上泛起了红晕。每当她遇到拉尔夫儿子中的任何一个时，都是这样。杰里有些拿不准：她是否只冲着威廉去的。不过，她确实在盯着自己。

尽管与式部和莫琳完全不同，希拉里也几乎算得上妹妹。她身材苗条、修长，独具使人难以忘怀的美。她那自然的忧郁神情，完美地隐藏在飘动的深棕色秀发里。她父亲是拉尔夫·弗里曼的朋友，美国企业家，在明治维新以后几年到了日本，发了财。希拉里生在美国，但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在日本度过。因为她的父母仍住在日本，她少女时代的大部分时间以及她在旧金山逗留时，自然是与弗里曼家的孩子们共度的，就连上学放学也是形影不离。拉尔夫从东方回来后建起的这座房子，高大宽绰，树木葱茏，地处山坡，总有空房供她住。年长日久，她几乎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而且一般认为，一两年内，她会真的成为杰里或威廉的妻子。

“你们不要再打了？”艾莉森看到刀套和小伙子们急忙披上的浸透汗水的衬衫，问道。

“妈，不是真打，”威廉声辩说，“不过练练。”

“为什么？我很想知道。”艾莉森已到不惑之年，容貌上却瞧不出年轻时受过磨难迹象。但她看够了流血，对战争极端厌恶。

“因为，不知哪天我们会感到必须同某些人开战。”杰

里回答。

“我希望并祈祷不再发生这类事情。”艾莉森说，“我求求你，别再用日本砍刀。过来，威廉，你与希拉里配对儿同我和杰里赛一局，两个姑娘接着打第二局。”

鲁弗斯高兴地叫起来。

莫琳喊着：“父亲回来了！父亲回来了！”

拉尔夫·弗里曼走出房子的后门，兴冲冲地把帽子和手杖交给急忙迎上的男仆。他曾是一名幸运的士兵，在日本军队中荣升至将军。现在他成了太平洋沿岸最富有的船主。他身着质地上等的衣装，行动敏捷，透着运动家的自信，这使他根本不像年逾半百的人。她夫人十分了解他，他仍旧是一个精确、严格的人，每天直到下午4时通常在办公室工作。

“拉尔夫？”艾莉森扬起双眉说道，“你回来得真早，没出什么事儿吧？”

“没事儿，”拉尔夫回答，拍着鲁弗斯的头，“但是我有极好的新闻，希拉里！”他穿过草坪时，挤开挡着他的两个女儿。

“唉，弗里曼先生，”希拉里说，“消息与日本无关吧？”

拉尔夫微笑着对大家说：“对，无关。我刚从作战部获悉，西点军校录取了威廉。”他对小儿子微笑着，“他们需要你，孩子。”

接着一阵沉默。大家都盯着拉尔夫，然后把目光转向威廉。鲁弗斯觉出了欢快的气氛，叫了起来。杰里放下槌球棍，急快上前与威廉握手：“祝贺你，小兄弟。嗨，你知道，我从没想到会有这种事，这真是……”他话说了半截，咬着嘴

唇，瞟了父亲一眼，“以前从来没有一个带日本血统的美国军官。”

“确实，”拉尔夫说，“这是独一无二的。”

“这全归功于你。”威廉说。

“噢，有点儿关系吧。不过，杰里在校的成绩也起了作用。这件事能如此快实现，我确实太高兴了。一两个学期内你可有伴儿了。”

杰里笑着说：“除了我不能见到他的时候。他将是一年级学生。”

“一年级生是人类最低的存在形式，”拉尔夫看着威廉脸上浮现出的复杂表情，轻微而矜持地笑着说。

“威廉，”艾莉森紧攥着孩子的手说，“我为你深感骄傲，非常非常地骄傲。”

杰里说：“你看到他穿上军服的时候，会更骄傲的。”

“威廉，”式部放声大笑，把他搂得紧紧的，“你的样子一定很威武。”

“而且很英俊，”莫琳叫着说，“那套军装甚至使杰里变漂亮了。”她给了他一个飞吻。杰里大概长她7岁，并且只是她的同父异母哥哥，但是莫琳从不相信长幼有序那一套。

“祝贺你，威廉，”希拉里声音柔和地说，“就像你妈妈说的那样，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毕了业才能说，”威廉指出，但还是把她拉近，在她脸上亲了一下。因为一大堆事儿突然凑到一块儿了，而且他简直怕想这些事儿。他看着父亲，伸出了手说：“爸爸，太感激你了，我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拉尔夫想，他太正规了，太日本味儿了。他紧紧捏着儿子伸过来的手，把他拉到身前拥抱。“我不需要你的感谢，”他说，“只要能在死前看你挂上几颗星，”他抓着儿子的肩膀，“请对此向我保证。”

“在你死前我挂上几颗星，”威廉严肃的脸上现出难得的愉悦，他微笑着说，“我对此向你保证，爸爸，由衷地保证。”

“再来一杯酒，威廉，”拉尔夫要求道，一边把筷子放在餐桌上。因为长期住在日本，他，甚至全家人，除了牛排，吃什么都喜欢用细长的象牙筷子。

威廉摇着头。似乎他一下子成了大人，而他父亲确实是这样对待他的。但他的头已经晕眩起来，不过不完全是酒的作用。整个晚上都是晕晕乎乎度过的，而他非常需要静思一下。他说：“爸爸，谢谢，不能再喝了。妈，如果你能原谅，我想退席了，行吗？”

艾莉森紧握着他的手说：“当然，威廉，当然，整整一天了，是吗？”威廉先和哥哥、母亲握了手，然后亲了母亲的臉，也亲了亲两个妹妹，最后是希拉里·巴顿。他做这些规范动作是出于本能，因为他就是这样教养大的。至于用筷子，拉尔夫当萨摩家族武士的时间太长，以至不想忘掉日本生活中愉快而优雅的方面，其典型就是彬彬有礼。威廉脱衣躺下时想，但他必须尽快忘掉它们，因为西点军校的生活容不得这些。

他从未怀疑他将成为一名战士。这是他的血统注定的。拉尔夫本人就是战士，而萨摩是日本最著名的武士家族，势力强大，仅仅8年前，竟敢与睦仁天皇新组建的职业军队较量——弗里曼就是这支军队的将军——直到统统战死。他不

可能意识到，如果他早生几年，他肯定会为萨摩家族战斗，为她母亲家的人战斗，去反对自己的父亲。但情况不是这样……他对那段岁月所知不多。

他真的回想起，他父母彼此疏远了，因为拉尔夫本人告诉了他这个情况，而他和莫琳、式部同妈妈留在一起。他能想起天皇军队包围鹿儿岛萨摩家族的堡垒，能想起加农炮开火时翻滚的浓烟爆炸声、女人们逃命时的尖叫声。

但最后一天被无法确定的印象笼罩着。当天皇军队士兵猛攻城垛时，他离开母亲和妹妹，跑下去到院子里迎战他们。10岁的他，手中挥舞玩具砍刀，坚决地像一名武士投入战斗。但与他最先遭遇的居然是父亲，他正领着突击者冲进来。威廉马上被缴了械，从被毁的堡垒送到皇军营地中的安全地方。他记得，自己因此感到极为羞辱，气愤异常，就像孩子们想做小大人而受阻一样。但是，他也回想起自己受到天皇亲自接见时的高兴；想起比他还小的妹妹们被安全地带到他身边时，他更加喜悦了，虽然母亲被穿过城堡中间的大火烧死，父亲没能救出她而为此失声痛哭了一场。

他简直不知想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但日复一日，他感到他只能爱这个作为自己父亲的、已成为这个尚武国度中的著名战士的、怪异的外国人。甚至萨摩家族的将军们，像西乡隆盛和不朽的宗武这样伟大的人——后者是被拉尔夫·弗里曼在单独对阵时打败的杰出刀手——虽然一方面对拉尔夫恨之入骨，因为他坚决反对他们复辟封建的梦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敬佩，甚至害怕他那杰出的战斗能力。

哪个儿子不为这样的父亲骄傲呢？尽管他的个性中有很多完全无法理解的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说，作为一个著名

的战士，他在日常生活中居然那样温文尔雅，一扫军人气质；他绝不粗鲁，纵使对待自己的仆人；他绝不因自己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成就而自鸣得意，相反不愿意提及它们；他实践着基督教宽厚温和的美德，而不恪守严峻、侵犯性的斯巴达式伦理。威廉依然记得母亲对他们进行的日本神道说教以及他们对道德的恪守——晚辈的顺从，尊重祖先。但基督教关于上帝的观念使他无所适从，因为基督教说，只要你虔诚地认为上帝存在，永恒的上帝就将施惠于你，所以你应给他更大的荣誉，更多的爱，对他比对自己祖先更加崇拜。困惑的他，只能相信这一事实，即凡父亲相信的就是正确的。任何一个儿子都不能不对父亲施予的关切和爱做出反应。

这样，在拉尔夫·弗里曼曾经出色地服役过的军队中当一名战士，就是最崇高的荣誉。而且，同自己的同父异母哥哥并肩战斗，也不失为一件乐事。但同谁作战？用什么作战呢？他又感到生不逢时，晚生了几年。到他家来吃饭的美国人，他父亲的朋友们，总爱追忆缅怀美国内战，即使如此，他始终坚信美国的军事史同日本的军事史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他认为，美国的历史太短了。当然，格兰特、舍曼、杰克逊都是伟大的将军，在他们之前还有华盛顿和格林。但是，他们只不过是近100年之内的人，在他们以前还有谁呢？而在他母亲那边，他能从800年前的祖先源喜恒回溯起，此外还有其他更早的祖先，只不过他们的名气稍稍逊色。

美国人还谈到葛底斯堡战役。那次战役卷入了20万军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父亲还肃然起敬地提到滑铁卢战役，说双方投入军队近15万人。这些小小的遭遇战怎能和1600年的石牙原大战同日而语呢？那次战役投入的军队大

约是滑铁卢战役的两倍；还有13世纪日本抗击蒙古的保卫战中，整个日本南部都在萨摩的率领下披挂上阵，迎击旗鼓相当的敌军。至于说以后，从日本得到的消息表明，日本是一个崇尚伟大的民族，在这里，陆军和海军都占有值得骄傲的一席。在美国，陆军和海军却显得无足轻重。一小撮身着蓝军装的骑兵仍在大平原上巡逻，特别在西南部人数还要多些。在上述地区，人数更少的阿帕克印第安人仍在闹独立。拉尔夫就是从镇压印第安人开始自己军事生涯的。威廉真想领略一下这个大舞台上的演出，因为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可看了。美国没有敌人，而且似乎根本不想发现敌人。

当然，去西点军校能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军事上的荣誉也肯定会随之而来。这对美国人来说，就像在日本成为一名武士具有同样意义。但他已经18岁了。天皇终止使日本长期落后的封建社会的决心，使武士阶级名誉扫地。如果他的萨摩母亲能早生他10年，他在15岁时早就成为武士，成为一个男子汉、一名战将，也就能扮演自己的角色，即使这个角色意味着战死在鹿儿岛的墙垛上。想到这些，同样使他恼怒。他感到，自己确是最不幸的人。

但是，这是父亲希望的。因此，根据继承法则，作为一名萨摩母亲和美国将军的儿子，这也是他必须做的，在每个方面都是如此。

威廉有深刻洞察事务的头脑，他十分清楚，如果自己愿意同希拉里·巴顿结婚，是使父母最高兴的事。由于在日本住的时间太长，他们并不认为18岁结婚太早——大多数家境良好的日本人在这个年纪都当上爹妈了。而且在冷漠的关系中，也没有什么事能使他更高兴。因为过去几年中，他和希



拉里是像兄妹一样长大，想到这儿，也使他十分放心。威廉了解自己是相貌不错的年轻人，同时也念念不忘自己的日本血统，因而同大多数美国姑娘相处时总有些羞答答的。他完全肯定，她们感到他平淡无味，也觉得他的刻板、正经，十分可笑，因为她们总是笑他。希拉里了解他的背景，而且因为她在日本住了很长时间，所以与一般的女孩儿不同。和希拉里在一起，不必解释，不必客套，如果他莫名其妙地陷入一种使她感到为难的东方式的信仰，她也不会大惊小怪。

但她毕竟是美国人。这使他感到忧虑，因为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自己是否作一个美国人，甚至更重要的是，是否也让自己的孩子当美国人。常使他感到吃惊，甚至有些厌恶的是，在路上大步向前的时候，她的妹妹们甚至都要谈到这些问题——她们崇拜美国，庆幸当上美国人，并公开表露出自得的心绪。而现在他的前景也是要无可挽回地当一名美国人了。

就他所理解，结婚只不过是另一个例行的公事。因为有妹妹，他早就很好地适应了女性世界。因在艾莉森·弗里曼冷漠的庇护下接受教育，使他不知什么是烦恼，并且充分了解作为丈夫和父亲所应具备的条件，而这两个词早已就是同义语了。从来没有人教他，他也从来没有最轻微的欲望，把女人当作寻欢作乐的目标。她们命定要作妻子和母亲。至于其它方面，她们的生活倾向与丈夫完全不同，而且据他了解，丈夫在婚后很少理会她们，除了必须履行的生殖义务。对这种事儿，他一无所知，只是相信杰里说的，干这种事儿不过是完全出于本能。

只要他是萨摩家的人，他甚至不能对此有决定权。他的